

第十八章 石母得書驚問卜 松濤訪友遠辭家

秦中顯宦聞山公有女，莫不欲為聯姻。公見紈綺子弟類皆狂蕩暴疾，淫佚驕奢，欲求博雅之士百不得一，故每念及石生。到軍數月，即以書招生，盼至。

次年春盡夏初，並不見到，謂翠微曰：「石家表弟不來，事不諧矣！」翠微不應，私語養娘曰：「石家兒不到，老爺計窮力竭了。做娘舅壓不倒外甥，統貔貅如何治得健兒？」養娘曰：「少的是名門宦族？老爺不知是何主意，一心只愛許他。古人云：『不是冤家不聚頭。』他越不肯，老爺越要咬住他。拿著珠子當豆兒賣，何苦討他看輕！」山公深念其女年已及笄，若再因循，恐有愆期之歎，待到深秋，復馳書回家來促石生入陝。

生母得書，驚惶莫措，忙令書帶延松、雲二子到家，云：「吾兒幼依膝下，原不識東西南北。老身一時沒見識，令他隻身走數千里，出門已經半載。陝內招書又到，竟無蹤跡。倘有甚不測，何處安頓老身？」二子見書，亦各驚駭。雲即慰其母曰：「蓮峰湖海襟期，到處有逢迎。既未到秦，必有他遇，老伯母不必心慌。」生母曰：「他身無下落，老身如何放心得下？二先生與吾兒素稱莫逆，怎生尋訪個消息才好！」松曰：「暫請寬心，待我二人出去商量，再來稟告！」

二子既去，生母入室泣云：「什麼要緊，都是這頭冤孽親事，朝也來纏，暮也來纏。若沒有那封書來，好端端坐在家裡，怎麼憑空教他出門！」言畢復泣。廚下老婦曰：「太太不要著忙，明日上到那個廟求求籤，問問菩薩看。」生母一夜熬煎，次早到廟求神，得籤上上。回家云：「雖是好籤，那裡真真菩薩是跟著他走的。」至午，書帶云：「這街東頭有個起課的瞎子，個個說他靈得很，太太請他來起個課兒！」

生母即令請到家中，設了香案，先自禱告了，卜者搖動課筒，朗朗念畢祝詞，手擲金錢，跌成交象，乃曰：「是個遊魂課。」坐下問云：「動問何用？」生母告以所求之事，卜者曰：「課內忌神發動。書云：『忌象交重難會面。』這人中途被人羈牽，進不進，退不退，難得動身。況用爻為世爻所克。書中又云：『用爻克世，許人歸世。』克用爻人未至。他正逗留異地，未有歸心。」生母曰：「出門才及半年，也就不望他回來，只要他有了落處就好。」卜者曰：「課中現有個人留著他，怎麼沒有落處？但書中又說道：『遊魂宜出外，歸魂利返鄉。』卜得遊魂課，又化出一重遊魂來。書內又云：『遊魂入化，遊魂出遠，還當再遠。』這人雖被阻滯，目下又該前進了。」生母曰：「我欲浼人尋訪，可能遇見麼？」卜者曰：「書裡道得好，訪友尋人忌六衝。遊魂他必往途中，雖然去路愁相左，許你天涯終得逢。若是出門尋訪，得遇無疑。」

生母曰：「再求一課，看他逗留的所在吉凶如何？」卜者重搜內象，再索外爻。課成，坐下喜曰：「是個三合卦，婚姻爻動。令郎曾定親沒有？」生母曰：「還未。」卜者曰：「這等說，老太太請放心。課內才鬼全陰陽命，書上說，『陰陽得位，定逢夫唱婦隨。』才鬼俱全，必主齊眉舉案。不但無凶，又還多吉，你愁他沒落處，他倒穩穩的坐在個安樂窩裡。放心！放心！」生母曰：「望他幾時才有信來？」卜者曰：「課中父母帶青龍為喜，不久就有喜慶之音到了。」生母心內少安，打發卜者出門。

書帶即到梅、柳家。二女曰：「大相公可有書來？」書帶云：「我正來報信。昨日，舅老爺那裡來了一封書，說大相公竟沒有到。」二女大驚失色。柳曰：「這個人怎麼樣了？」書帶云：「昨日太太慌得緊，掉了一日眼淚。請松相公、雲相公商議，要他們去找尋。」梅曰：「他們肯不肯？」書帶云：「他們說還要商量看。」柳曰：「我想起來，他對我們說，不願與山家結親，借這入陝名色，要做個四海求凰。這人不曾到陝，自出有心，必定遨遊在別外！」書帶云：「清早太太到廟裡求了籤，又叫瞎子到家裡起課。」柳曰：「求籤起課都怎麼說？」書帶云：「都是一樣的話，說是半路上被人家阻住了，要大相公做親。」柳曰：「我就猜他在路上，倒只怕都是准的。」梅曰：「你也真真是呆的，求神問卜當得正經？」

書帶見阿姥搬飯進房，問云：「怎麼這時節才吃飯？」阿姥曰：「才等著雲相公家拿了米來。」書帶云：「我家也就要問他打米去了！」二女掩面墮淚：「要甚飯吃？」書帶欲回，梅云：「看太太有什麼打算，來對我們說聲。」書帶應諾而去。

頭一日，松、雲別生母出門。松即拉雲到家曰：「我想此人必定尋那付他繡嶺圖和尚去了。」雲曰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松曰：「前日那和尚留下的紙條上有『未入嶠函，先游濯錦』這兩句話。此人必往濯錦去了。」雲曰：「濯錦在何處？」松曰：「這必定是那和尚的所在了。」雲曰：「這倒也虧你猜！」松曰：「我細玩『未入』、『先游』四字，那濯錦去嶠函必不甚遠。蓮峰不久還當入關。」雲曰：「這倒詳得有理。方才石君老母說，要我們尋個下落，如何算計？」松曰：「想來你是去不得的，我便向秦中走一回罷了。」雲曰：「同是相知，怎麼獨累及你？」松曰：「既是相知，分甚爾我！」

商量已定，次日後同過生家見生母，告以出門之事。生母喜曰：「得蒙允諾，老身感戴不淺。」二子複語朗磚贈圖、留帖一節。生母且喜且異曰：「動問起身的日子撿在幾時？」松曰：「去便就走，撿什麼日子？」遂作別出門。雲曰：「這件事還有兩個關切人，怎不教幸而他知道？」松曰：「正欲到他家去。」遂同至梅、柳家。見柳絲靠著窗櫺做鞋，柳見二人，將鞋放下云：「兩位貴人怎麼又肯來走走？真是空谷足音！二子同入房中。梅萼垂著半邊帳子睡在牀上，忽然驚起，雲曰：「驚醒你羅浮夢了。」松曰：「大白日睡覺，朽木不可雕也！」梅曰：「留著一口氣兒做人，還雕什麼出來！二君自石三郎去後，為何足跡杳然？」雲曰：「你二人既離翠館，則不比識面之初，如今身有所歸，又不比石君在家時了。」二女甚感。

梅呼阿姥煮茶，柳問曰：「今日因何光降？」松曰：「昨早蓮峰有信到家，說不過秋盡就可回家。」阿姥聽見，忙來問云：「松相公，這是真的麼？」柳曰：「你聽他見鬼！」阿姥曰：「不是真的，他們早已知道了。不知此人果到那裡存身？」松曰：「再有個姓梅姓柳的，怕不藏住了？」梅曰：「我們也不曾藏了他。」柳曰：「若是我們藏了，你們怕不會尋。如今他藏在別處，就沒有個人肯去尋了。」松曰：「若待你激，我就算不得松月波，也不成好朋友了。老實對你說，我明日就要出門，告過石君母親，特來與你二人作別。梅喜曰：「交情如此，真不愧雷陳！」柳笑曰：「這等說，是我唐突你了！且暫時記過，待你訪友同歸，準備濁醪十斛，讓你洗個澡兒。」松大笑曰：「快哉！」雲謂二女曰：「鱗鴻甚便，快些作書！」梅曰：「人不知在那裡，帶什麼書？」柳曰：「你的書怎麼寫？」雲曰：「我也沒有書。前日蓮峰出門，忘了將你贈他，今日幸逢驛使，只將你寄去夠了。」二女含笑。

阿姥出茶。松曰：「手段走了，這茶煙火氣的。」柳曰：「這是松相公的緣故。」雲曰：「怎麼？」柳曰：「我見他寫了一封

柴炊滾的。」阿姥曰：「雲相公前日拿來的米竟是生糝的，嚼著滿口都是糠粃。」雲曰：「前一次的原不大熟，這昨日送來的呢？」阿姥曰：「這還罷了。」松曰：「越是有錢財主，越不肯吃好米。生成的賤肚皮，沒福氣，只好月囊糠。」雲笑曰：「由你罵，我也不是財主！」少頃，二子別去。

次日，松濤帶了繡嶺圖出門，臨行囑雲影曰：「寒家並無所托。蓮峰老母君事之宜盡心，梅、柳二女君恤之宜勿怠。臨別之言，惟此而已。」雲影敬諾。

[返回 >>](#) [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